

东方玉作品全集

同心劍

東方玉



同心剑

东方玉 著

中

海南(三环)出版社

目 录

第十四章	惊人发现	331
第十五章	逃出魔窟	355
第十六章	阴风透骨	379
第十七章	金刀解厄	403
第十八章	荒园喋血	426
第十九章	老虎嬷嬷	452
第二十章	力战群魔	480
第二十一章	彩带仙子	502
第二十二章	崂山示警	525
第二十三章	疯道奇招	548
第二十四章	神医遇害	568
第二十五章	恶贼受挫	593
第二十六章	天魔教主	621

第十四章 惊人发现

岳小龙道：“自然要去，方才听夏总管的口气，好像岛上的武士们，今晚全放了假，回家休息，就是值岗人数，也一定比平日要少，这一机会，我们岂可放过？”

凌杏仙道：“大哥，会不会是夏总管故意这样说的？存心试试我们，有没有奸细，乘机踩探岛上的秘密？”

岳小龙道：“我看夏缘楷只是一个奉迎小人，终日浑浑噩噩，不像是有心机的人，何况我们……”

话声未落，突听门上响起轻微的弹指之声。

岳小龙心头大疑，急忙开出门去，陡然一缕劲急风声，直向面门激射而来，一时无暇多想，举手一撩，把那暗器接住。但觉入手甚轻，低头瞧去，赫然是一个小小纸团。

“这会是谁？”

心念疾动，身形一闪，追出门外，举目四顾，那里还有人影？但人影虽杳，走廊上却留下了一股似兰似麝的花香，尚未散去，这不用说，已可知道来的是谁了！

岳小龙心中暗暗纳罕，忖道：“她巴巴的找来，丢这个纸团给自己，究竟为了什么？”

凌杏仙很快的跟了出来，问道：“大哥，是什么人？”

岳小龙道：“没有什么，我们进去再说。”

第十四章 惊人发现

回入房中，岳小龙随后掩上房门，就着灯火，打开纸团，只见上面用黛笔写着：“今晚三更，请在假山右侧相候，幸勿爽约。”

字迹娟秀，分明是女子笔迹！下面虽未具名，但纸上留着一股幽香，这已经十分明显，比具名一样了，不是那位又娇又媚的何嘉嘉又是谁来？

这是人约黄昏后，月上柳梢头的幽会密约，岳小龙瞧的不禁心头狂跳，双颊尽赧！

凌杏仙凑着头，和龙哥哥一起观看，自然也看清了，一张粉脸，登时寒了下来，气鼓鼓的从岳小龙手上抢过字条，愤然道：大哥，这是那姓何的贱婢送来的了！”

岳小龙尴尬的点点头道：“大概是她了。”

凌杏仙道：“真是不知羞耻的淫娃，她约你三更半夜，到假山旁去干什么？”

话是说出来了，但不禁双颊羞红，两手一阵乱揉，把那字条揉得粉碎。

岳小龙讪讪的道：“也许她有什么紧要之事……”

凌杏仙冷冷的道：“你没有看到她整天搔首弄姿，勾引男人，这种人还有什么正经事？”接着抿嘴笑道：“我看大哥也被她迷住了，想去只管准时赴约，我可管不着。”

岳小龙脸上一红，正容道：“妹子也说笑了，我们待会还有正事要办。”

凌可仙目光一溜，披披嘴道：“如果没有正事要办，大哥真想赴她的约会去呢！”

岳小龙突然轻“嘘”一声，道：“有人来了！”

走廊上果然传来一阵步履之声，渐渐走近，接着隔壁房

门上起了剥落弹指之声，只听夏总管的声音叫道：“岳少侠睡了么？”

敢情隔壁房中，住的就是假的岳小龙。

这下听的岳小龙心头突然一动，急忙侧耳谛听。

但闻假岳小龙问道：“什么人？”

夏总管道：“兄弟夏缘楷，奉夫人之命，请少侠和凌姑娘前去一谈。”

岳小龙心中暗道：“果然是岛主夫人派人来叫他们了，这女魔头会在鲁山鲁家庄对自己说过：‘要见尔母，前途自会有人接应。’但自己两人，却改扮了华山门下，却又有人假冒了自己，同来铜沙岛，今是她传唤假冒之人，定然是和娘有关了。”

思忖之间，只听假岳小龙和假凌杏仙已随着夏总管朝楼下走去，心中一急，忙道：“妹子，我们快去。”

凌杏仙听的一怔，道：“这时候连初更都还没到，不嫌太早了么？”

岳小龙道：“方才夏总管奉岛主夫人之命，来叫假冒我们的人，此事定然和娘有关，我们只要暗暗跟在他们身后，小心一些，也就是了。”

两人悄闪出房门，出了“挹秀馆”，只见夏总管三人，已经穿出花林，岳小龙、凌杏仙远远跟踪，跟了下去。

这时月色昏暗，夜色沉沉，倒给了他们不少方便，一路鹭行鸱伏，借着夜色掩蔽，那林中暗卡，竟然未发觉两人的行藏。两人疾快的穿出花林，尾随着前面人影而行。

夏总管说的没错，敢情今晚大家都给了假，是以沿路并没遇上巡逻的人，这意外的平静，反使人有一种阴沉恐怖的

感觉。

凌可仙跟在身后，忽然追上一步，轻轻拉了岳小龙的衣角，悄声道：“大哥，这情形有些不对。”

岳小龙道：“那里不对了？”

凌杏仙道：“方才那暗角上，我明明看到有两个人站在那里，我想他们也一定已经看到我们了，只是他们故作不见似的，动也没动，这情形，会不会是他们设下的圈套？”

岳小龙听的一怔，但举目看去，前面三人已经鱼贯进入铜沙宫大门，心头一急，暗想：“错过今晚，岂不坐失良机？”不觉横上了心，低声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顾不得这许多了。”

陡然一提气，疾掠过去。绕到左侧墙下，四顾无人，身躯平拔而起，跃起三丈多高，翻过围墙，落在屋面之上。

凌杏仙紧随着飘身跃上墙顶，宛如紫燕掠波，身形平飞，一下隐入暗陬，齐齐伏在屋面上，朝四下略一打量。

这一阵工夫，那里还有夏总管三人的踪影？

岳小龙心中暗想，岛主夫人，定然住在后院，他们只怕自己进去了。此时身入魔宫，那里还敢出声，暗暗和凌可仙打了个手式，就腾身朝后进追去。

说也奇怪，铜沙宫这样广大的后院，却全无一点戒备，任由两人穿房越脊，竟然无人拦阻。

岳小龙心中虽觉可疑，却一路朝后院扑去。直到第三进院落，才见一道清水砖墙，隔断了内外，两扇衔着白铜兽环的朱漆圆门前面，伫立着三人，正是夏总管和假冒自己的两人！

敢情朱漆大门里面，已是内宅了，未奉召唤，不能随便

进去。

岳小龙不敢过于逼近，一拉凌杏仙，在暗处伏下。

过了一回，只见两扇朱漆启处，一个宫装使女，手提宫灯缓步而出，说道：“夫人有命，着岳小龙、凌杏仙进去。”

静夜之中，她声音轻脆，伏在屋面的两人，听来甚是清晰。

接着只见夏总管拱拱手，低低说了一句，便自转身告退。但在他转身之际，目光有意无意的朝岳小龙两人隐身处望来，摸摸下巴，微微一笑，耸耸双肩朝外就走。

岳小龙瞧的猛然一惊，心想：“自己两人的行藏，莫非已被他看破了不成？但如是被他看破，又怎会轻易放过，掉头而去？”

心念转动之际，那假岳小龙、假凌杏仙两人，已随着宫装使女进去，两扇朱门，立时关了起来。

岳小龙顾不得许多，纵身掠起，两个起落便已掠到高墙附近屋面，双脚一点，身形凌空飞起，跃上宫墙。

正好庭前有一棵高大桂树，枝叶茂密，当下暗暗向身后打了个手势，两条人影同时飞快的隐入大树。

就在此时，岳小龙依稀听到耳边有人低声说道：“好险！”

岳小龙又是一惊，急忙附着凌杏仙耳朵，悄声问道：“妹子，你听到有人说话么？”

凌杏仙道：“没有啊，谁……”

“嘘！……”有人轻轻“嘘”了一声，这声音就在两人耳边！

凌杏仙只道大哥叫自己莫要出声，吓得连忙住口。

岳小龙也只当是凌杏仙瞧到了什么，叫自己禁声，两人

第十四章 惊人发现

果然不再说话，屏息凝神伏着不动。

阶前湘帘低垂，堂上灯烛通明！

假岳小龙，假凌杏仙两人，并肩坐在下首两把绣披椅上，身边一张几上，放着两只细磁茶碗。却不见岛主夫人出来，连那宫装使女，也不见了，静悄悄的听不到半点声息。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树上两人渐渐的等的焦灼，就是堂上两人枯坐了一阵，也已渐感不耐。

就在这时，只见宫装妇人已从后堂缓步走了出来，岳小龙只觉心头一阵狂跳，屏息呼吸，凝目瞧去。

岛主夫人表情冷峻，朝假岳小龙两人微微颌首，就在上首一把绣披交椅上坐了下来。

假岳小龙起身拱手，似在说话了，但因相隔过远，话声微不可闻，接着岛主夫人抬了抬手，意似叫他坐下再说。

假岳小龙回身坐下，岛主夫人目注两人，问了几句，由假岳小龙、凌杏仙相继回答，从两人的神情上看去，好像甚是愤慨。

岛主夫人脸色冷峭，两道冷电般的眼神，不住在两人身上转来转去，说的话，似极简短。

这一情形，不用说，也可以看的出来，那是谈到了娘的问题！

岳小龙心头大急，庭前除了这棵桂树，就别无掩身之处，但桂树距离堂上，实在太远了，他们的话，简直一句也听不到。自己两人冒险远来，为的就是探听娘的消息，如今他们谈的正是有关娘的事了，自己纵然冒险，也得过去听听清楚。

他目光迅速一瞥，只有掠到阶前，藉着廊上抱柱，掩蔽身形，才能听到堂上的谈话。但这是十分冒险之事，纵然彼

明我暗，阶前还有一道湘帘，若以岛主夫人的功力，只怕无法瞒得过她！

岳小龙考虑了半晌，决定冒险一试，这就附着凌杏仙耳朵，悄声说道：“妹子，你在这里千万别动，我下去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话声出口，忽听有人细声说道：“使不得！”

这下岳小龙听清楚了，果然有人在耳边说话，迅速回头望去，这桂树上，除了自己两人，那里还有第三个人？心中不禁纳闷：“听此人口气，自然是友非敌，只不知说话的究竟是什么人？他们躲在什么地方呢？”

思忖之间，但觉凌杏仙暗暗扯了自己一下衣袖，低声说道：“大哥快瞧，他们进去了。”

岳小龙急忙抬目望去，果然岛主夫人已然转身朝后堂走去，假岳小龙和假凌杏仙也跟着站起，紧随她身后，步入后堂。

岳小龙心头猛然一紧，暗道：“那是岛主夫人答应他们探视娘去了！”一时但觉热血沸腾，再也忍耐不住，低喝一声：“杏仙，跟我下去！”

话声才落，悄身一跃，人已经到了两丈开外，一个箭步，掠上石阶，一手掀帘，大步往里走去。

凌杏仙再也想不到龙哥哥会突然冒险深入，不禁急出了一身冷汗，要待阻止，已是不及！只好跟着飞身落地，一手掏出回风蝶，一手紧握剑柄，急步跟了过去。

两人进入堂上，居然不曾有人拦阻，岳小龙早已横起了心，目光迅速一转，呛的一声，掣剑在手，转身朝后堂寻了进去。

凌杏仙眼看龙哥哥已经抽出了长剑，也不再犹豫，从身边拔出剑来，壮着胆子，往里走去。这后堂，原来竟是一间佛堂，中间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神龛，供奉的是一尊笑口大开的弥勒佛。

神案上点了一盏琉璃灯，案前放一个锦墩拜垫，敢情这杀人不眨眼的岛主夫人，居然还茹素礼佛。

岳小龙、凌杏仙手仗长剑，双双冲进佛堂，不禁瞧的一呆，只见神龛两侧，伺立两名宫装使女，但她们却秀口微闭，靠着粉墙打盹！

岛主夫人和假扮自己的人两人均已不见。

岳小龙瞧的大奇，再一细看，两名宫装使女似是被人家点了穴道，略一迟疑，回头道：“杏仙，这两个使女好像是被人家点了睡穴，你且过去拍开她们穴道，我有话问问她们。”

话声方出，只听那弥勒佛口中忽然细声说道：“使不得、使不得，凭你们两个娃儿，只怕连人家三招也接不下来。”

岳小龙蓦然一惊，撒剑旋身，喝道：“什么人？”

凌杏仙脚下也不禁后退一步，惊慌的道：“龙哥哥，这声音好像是从佛像口中说出来的？”

正说之间，那神龛突然无声无息的缓缓移开，露出了一道门户！

岳小龙心中一动，暗想：“这里发现地道入口，那么娘一定被他们囚在地窖中了。”这就低喝一声：“杏仙，我们进去。”

手仗长剑，俯身朝地窖中走去。凌杏仙也急急跟了下去。

这是一道麻石铺成的石级，一路往下，约有数十级之多，石级尽处，出现了两条岔道，分向左右两侧延伸过去。地窖之中，虽然十分幽暗，但两条岔道的转角处，却都点着壁灯，

灯光不亮，已可看得清甬道上的景物。

岳小龙既不知道自己母亲被囚在那里？脚下不觉略一踌躇，就朝着左首那条岔道走去。

甬道并不宽阔，只容两人并肩可行，壁上油灯，又相距极远，望去灯光如豆，走在中间，死寂阴沉，弥漫着恐怖气氛！

凌杏仙总究是女孩家，平日又没在江湖上走动，此刻到了这等阴森的地窖之中，一颗心早已砰砰跳动，握剑右手，也不自觉的沁出汗来！

两人放轻脚步，加快前行，一会工夫，甬道已尽，转过弯去，已有一道铁门，挡住了去路。岳小龙走到近前，仔细一瞧，那铁门上只有一支铁钁，并未加锁。当下拔开铁钁，轻轻一推，呀然一声，铁门随手而启，一股阴风，迎面吹来！

凌杏仙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冷噤，低声道：“龙哥哥，这地方有些不对！”

岳小龙道：“我们既然来了，总得进去瞧瞧！”一探手从怀中摸出火摺子，随手一幌，横剑当胸，举步朝那铁门之内行去。这是一座十分宽广的地底密室，四面都是黑石壁。

岳小龙举起火摺子，目光流转，只觉一股寒意，袭上心头，口中不觉失声惊“咦”！

原来那里首靠壁处，一排放着十几具棺木！在这幽黑阴森的地窖之中，忽然看到十几具棺木，并排放列，纵是胆子最大的人也会毛发悚然！

凌杏仙更是惊悸的颤抖起来，急急说道：“龙哥哥，这里是停放棺木的地方，我们快出去吧！”

岳小龙看到棺木，心头不觉一沉，说道：“不，我们过去

看看清楚。”

他在江湖上多走了几天，心中觉得这地窖之中，停放着这许多棺木，决非无因，随着话声，已经走了过去。凌杏仙只好壮着胆子，跟了过去。

岳小龙大步行到一具棺木前面，举起火摺子，照了一照，说道：“奇怪，这些棺木都没有加钉！”

凌杏仙心头一宽，稍微吁了一口气道：“那是空棺了。”

岳小龙微微摇头道：“不对，外面偌大一片房舍，干么要把空棺放到如此隐秘的地窖里来？”

凌杏仙因棺上没有加钉，认为只是空棺，恐怖的心里为之一松，但听龙哥哥这一说，不仅又打了一个寒噤，颤声道：“龙哥哥，你……说棺木都装着死人？”

岳小龙把长剑插入鞘中，一手摸着棺盖，回头笑道：“棺木本来就是装死人的，这有什么好怕的？”口中说着有什么好怕，其实伸出去的手，也不自觉的起了轻微的颤抖。

凌杏仙瞧他返剑入鞘，伸过手去，吃惊的道：“龙哥哥，你……要揭开棺盖么？”

岳小龙道：“不错，你退后一点，准备好暗器，以防意外，我打开棺盖，如有警兆，你就立刻出手。”

凌杏仙依言退了几步，说道：“我早就准备好了，啊，龙哥哥，你小心……”

岳小龙跨上半步，伸出右手，暗运内力，猛的朝上一掀，棺盖应手而启，火摺子照处，只见棺中直挺仰卧着一人！

凌杏仙一手握着暗器，心情异常紧张，只见龙哥哥揭开棺盖，并无异状，但却怔怔望着棺中出神，心下大奇，忍不住问道：“龙哥哥有没有人？”

岳小龙一脸都是迷茫之色，回过头来道：“你快过来瞧瞧！”

凌杏仙壮着胆子，目光一瞥，惊奇的道：“龙哥哥，他就是住在玲珑仙馆的落魄文士，他怎么会躺在这棺里的呢？”

一点没错！那不是姓慕容的落魄文士，还有谁来？

只见他脸上没有一点点血色，直挺的躺着，一动不动。

岳小见恍若未闻，探手朝落魄文士胸口摸去。

凌杏仙又道：“龙哥哥，他是死的，还是活的？”

岳小龙吁了口气，收回右手，说道：“尚未咽气，只是气息十分微弱……”忽然点头道：“是了，他准是不肯答应担任岛上供奉之职，才被铜沙岛主捉来，囚禁在这里的了。”

这本是他心中想着的话，但却自言自语的说了出来。

凌杏仙道：“他是不是被点了穴道。”

岳小龙摇摇头道：“不是。”

凌杏仙道：“是了，中午铜沙岛主敬了他几杯酒，一定是那酒中做了手脚。”

岳小龙突然之间，好似想到了什么，身躯猛然一震，急急说道：“娘……莫非也在这里？”

迅疾放上棺盖，朝第二具棺木奔了过去，伸手揭开棺盖，目光注处，但见这第二具棺中躺着一个身穿月白僧袍的老僧。赫然竟是少林罗汉堂主持智通大师，同样的脸色灰白，气息奄奄！

岳小龙心急母亲安危，放上棺盖，转身又打开了第三具棺木，躺着的却是武当天鹤子。

第四个棺中身穿蓝衫的是点苍追风雁葛飞白，第五，第六，第七，是三个五旬开外老者。

现在住在“延菜馆”的人，除了恶鬼车敖，几乎全躺在棺中了！

岳小龙愤然说道：“好卑鄙的手段，好毒辣的阴谋！”

凌杏仙道：“你是说铜沙岛主么？”

岳小龙道：“不错，他是借开山大典之名，束邀天下武林观礼，却是一网打尽了与会之人！”

凌杏仙道：“那也就是这几个人咯！”

岳小龙道：“还不够么？住在玲珑仙馆的，共有四人，除了这位慕容前辈不肯附和，其余三人，乐老人家答应当上供奉，天山扫雪翁，君山洞庭异叟也担任了护法。延菜馆的人，除了车大先生，全在这里，但车大先生已经身中异毒，挹秀馆的人，已然全都转投到他门下，还有一个人生离的人么？”

凌杏仙从心底泛起一股寒意，想了想道：“他们虽然费尽心机，但少林寺又不是只有一个智通大师，武当派也不是只有一个天鹤子，九大门派中像智通大师、天鹤子这样的高手，自然不在少数，他害死这几个人，又有什么用？”

她虽然没在江湖走动，但这几句话，却说的极为有理，这些人都是代表掌门赴铜沙岛参与大会的，他害死了他们，不但对他一无好处，反而替自己招来麻烦，就是天下最笨的人，也不会出此下策。

岳小龙也想不出其中道理，说道：“无论如何，他把这些人装入棺中，决非无因……”说到这里，手中火摺子已燃尽，火光一闪而熄，立即探手从怀中又摸出一个火摺子，随手晃燃。接着朝第八个棺木走去，但从第八口起，直到最后一具，竟然全是空棺。

岳小龙心头放下大石，缓缓吁了口气道：“这里大概全是

为参与大会的人准备的，看来娘并不在这里了。”

凌杏仙道：“我们方才来的时候，一共有两条岔道，我们走的是左边一条，要不要再到右边那条去看看？”

岳小龙道：“自然要去。”

两人迅速退出石室，岳小龙一口吹熄火摺子，随手掩上铁门，急急朝原路奔去。

右首那条岔道，情形和左边一样，壁灯昏暗如豆，两人放轻脚步，一路疾行，不大工夫，便已到了尽头。这里也同样有一道铁门，只是铁门并未上闩，像是虚掩着一般，裂开了一道门缝，门内隐隐有灯光射出！

这情形，显然里面有人！

岳小龙想到岛主夫人和假冒自己的两人可能还在里面，心头登时一紧，急忙住步，回身低低说道：“我想娘一定被囚在这里面了。”

凌杏仙道：“是啊，我也这么想，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岳小龙道：“我们目前处境，本已十分险恶，那就只好行险求胜了。”

凌杏仙睁大眼睛望着他，没有作声，只是等他往下说去。

岳小龙又道：“第一、我们就等在这里，静候岛主夫人出来，出其不意，如能把她制住，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不怕她不放出娘来，同时有她作为人质，也可以安然离开铜沙岛了。”

凌杏仙喜道：“龙哥哥，此计大妙，我们就这么办吧！”

岳小龙沉吟道：“但只怕第一个出来的并不是她，以她的耳目，我们要不是出其不意，一击不中，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凌杏仙想了想，脸上喜容一敛，失望的道：“对了，她有四个贴身使女，上面守护入口，只有两个，一定还有两个，随

侍着她，啊，龙哥哥，你方才说的只是第一，还有第二呢？”

岳小龙道：“如果第一个行不通，那么我们只有冒险深入，当然最好是不被她发觉，就见到娘，等她离去之后，我们再和娘商议。但如果里面没有隐秘的地方，那就索性表明身份，我想她定然先会向我们问话，趁她说话之间，突起发难，给她一个措手不及，不过我们必须配合得好，你先准备好回风蝶，和我同时出手。”

凌杏仙道：“凭我们两人，只怕不是她的敌手。”

岳小龙道：“如论真实武功，自然不是她的敌手，但黑憋老前辈传了我一招剑法，威力极强，只要出手一招，能够引她注意，你回风蝶也好出手了。”

凌杏仙点点头道：“那也只好如此了。”

两人计议定当，反正是孤注一掷，心头的紧张情绪，也稍觉宽放。岳小龙一手按在铁门，小心翼翼十分缓慢的往里面推去！

门缝渐渐放大，岳小龙把脸贴在门上，缓缓的探头朝里望去。在他想来，门内自然也是一间广大的石室，母亲不是被他们制住穴道，就是手脚上锁着铁练，此时岛主夫人和假冒自己的两人，正面对着娘说话。

但事情大大的出乎他想像之外！原来这座铁门里面，并不像什么广大石室，而是一道用白石砌成的盘梯，看去光可监人。一边是白铜栏杆扶手，壁上装着古色古香的六角铜灯，酸以琉璃灯罩点，燃着银烛，灯光柔和而明亮。白石盘梯，一直往上盘去，另一道往下延伸，敢情下面也有石室。

岳小龙看的一呆，悄悄推门而入，突然他目光所及，不由猛吃一惊，要待退出，已是不及！